

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
 宦海宗师则在三个小时内把我
 的殿堂，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
 林志纯先生从1979年到现在对我
 如今以93岁的高龄为《昭书堂
 学到老，不断创新。我没
 携之情和同乡之泽

昭
 書
 堂
 史
 集

王敦书



王敦书 著

貽書堂史集

中華書局

MAH93/2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贻书堂史集/王敦书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03

(南开史学家论丛·第2辑)

ISBN 7-101-04061-6

I. 贻… II. 王… III. 世界史-文集 IV. K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4293 号

责任编辑:王守青

贻书堂史集

王敦书著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河北廊坊市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2.75 印张·540 千字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500 册 定价:38.00 元

ISBN 7-101-04061-6/K·1674

南开史学家论丛

编辑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敦书 白志良 冯尔康 刘泽华

范 曾 李治安 陈振江 张国刚

主 编 刘泽华

副主编 张国刚(常务) 李治安

谨以此书献给

严父王善赏
恩师雷伯伦

亡 所 其 能
知 其 忘 其 所 能
日 月

苟 日 新

日 日 新

又 日 新

賀王敦書同志“貽書堂史集”
一書出版

日 知
2003. 5. 25.
時年九十有三

总 序

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,即将问世。编委会诸学友认为我在南开园已度过 55 个春秋,算是老南开了,让我说几句话。我和本辑作者相处数十载,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成就以及生活方式是了解的。

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就影响极大。南开历史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,教师多来自海内外各名校,而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,故得以吸收西南联大的优秀学术传统,融合各校的学术特色,形成南开自己的独特风格,即“求真,求新,求通,求用”,其声望饮誉学界。学习生活在这里的人,耳濡目染,受益匪浅。

这里,象许多著名学府一样,学术气氛特别浓厚。请进来,走出去,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异常活跃。

这里,师生们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,怀着强烈的求知欲,孜孜不倦地追求先进的知识和学问,树立起美好前途的信念。

这里,教学科研并重,新老教师认真执教鞭,几十年如一日,传道授业解惑,而其作品不断出现。他们最大的兴趣就是探讨历史的真实。

在这样的历史学术环境中,学人以几位大师为楷模,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智。

南开的确铸造了许许多多卓有成就的历史研究者。

这一辑论丛的著者,是在南开园成长起来的,是人民共和国培养出来的。他们进入南开时,风华正茂。如今两鬓都有了银丝,成为耆

年的學者。他們的學術研究領域和風格各異，各有特色，依年齡順序為：

張友倫，原先專門研究國際共運史，後專治美國史，這一《孔見集》包括史學、國際共運史、美國工人運動史、美國社會制度史、美國西部史和農業史等諸方面的內容。

俞辛（焯）是研究日本史的，其《躬耕集》包括兩大方面內容，一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外交政策，如九一八事變前后的外務省、李頓調查與外務省；一是日本與孫文、辛亥革命的關係。

馮爾康，專攻清史，是改革開放後，致力於社會史研究的復興首倡者之一。這一《顧真齋文叢》包括四個方面內容，即社會階層和社會經濟結構、群體、區域社會、社會問題。

王敦書曾研究過日本史，後集中精力於世界古代史。這一《貽書堂史集》包括日本史、外交史、太平洋戰爭史、世界古代史、希臘羅馬史、亞細亞生產方式方面的內容。

劉澤華主治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，這一《洗耳齋文稿》包括三個方面內容：一是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史的，一是論述戰國階級與身份的，一是論述歷史認識論的。

陳振江先研究中國古代史，後改治中國近代史。這一《發微集》包括傳統文化與文明轉型的历史軌迹，從洋務新政到立憲政體改革的歷程，義和團運動和中國社會的變遷，古代文明覓踪等。

范曾集學者、畫家、詩人於一身，是畫壇巨擘，又是詩、詞、賦、散文和書法的能手。這一《抱沖齋藝史叢談》，涉及非常廣泛的領域，如人和自然，人文關懷，美學、繪畫的內在規律、歷史人物和治學心得等，其文字極為優美。

文如其人。各文集都反映了作者的個性和學術歷程。可以說，每個人都經歷了幾十年的磨煉。學如聚沙積薪，在學術道路上是要付出心血和精力的。我認為他們一個共同的特點，就是認真讀書，勤

奋探索和思考,真实严谨地做学问。比如,范曾习惯于早晨 5 时起床,即伏案读书、画画、写字。这是 1994 年我到欧洲讲学,住在他的巴黎别墅所亲眼看到的。治学总得有敬业勤奋精神。

关于学术问题,总会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七部书,其中有的观点已得到共识,如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,其论点已为学界所公认。范曾的庄子显灵记,获得了广泛的赞许。而有的论述可能有异议,这是正常现象。我想不管怎样,论丛的出版,是有利于文化积累,对历史研究有启迪和推动作用,不知知识者以为然否。

南开历史系创建于 1923 年,今年恰是 80 周年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我期望一代一代的年青人继承南开的优秀学术传统并发扬光大。

魏宏运

2003 年 8 月 29 日

序 一

敦书是我大哥王世富之子，是我的亲侄儿。他 1934 年生于河南开封，小时候住在上海。当时，我在北京生活，一直没有和他见过面。1940 年，先父六十岁寿辰，大哥专程北上拜寿，跟我谈起敦书聪颖好学，四岁时已认识一千多个字，现在能看不少书了。因此，我就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些读物赠给他，请大哥带回上海供敦书阅读。不意他竟从头到尾读完了其中《法兰西小史》和《德意志一瞥》两本小册子，并从此对外国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世界史成为他终生的研究领域。

1945 年秋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从重庆回北京，乘飞机绕道上海停留数日，才第一次见到敦书。大哥让他用英语背诵关于拿破仑的故事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51 年，敦书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，来北京读书，我们开始接触稍多。但不久，我即罹祸。此后五十年间，彼此在人生的旅程上几度沉浮，经风雨，受考验，立新功，展宏图。

敦书的《贻书堂史集》即将付梓，要我写序。我们的专业不同，对世界史我素无研究，也没有读过敦书在这方面的著述。但作为长辈，愿就我们叔侄二人的某些共同之处提几点希望：

我们都是西清王氏族人，在学业上敦书是这个家族十五世“敦”字辈中有显著成就者，希望他能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王贻书堂的读书治学的优良传统。

我们都经历了 1957 年的坎坷，但在逆境中并不气馁，自强不息，终有所成。希望他能毕生保持锲而不舍的乐观奋斗精神。

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,苦尽甘来,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和尊重,先后分别担任第六、七届和第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希望他能上能下,不计名利,辛勤耕耘,默默地为国家和社会努力服务。

我们都从事文化工作,并且走出国门,足迹遍天下。希望他今后能继续在弘扬中国文化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事业上做出贡献。

我们都“大器晚成”,在1979年后方有条件顺利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公开发表著作。但我长他二十岁,也就是说年近古稀后始接连不断地有研究成果问世,至今不辍。因此,希望敦书也老当益壮,在《贻书堂史集》一书出版后,有更多更新的作品报效祖国,与世人见面。

王世襄

2003年7月15日

序 二

敦书同志的大作即将出版,索序于我,作序实不敢当,但很愿借此机会谈几点感想。

敦书同志幼承家学,长事名师,学有根底,本可在大学毕业后一展身手,但不幸连遭打击,埋没多年,直到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后,才得以“摆脱逆境,苦尽甘来”,在教学、科研、行政几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:敦书同志虽处逆境,意气并未消沉,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所作为,如选译了李维的《罗马史》、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等历史名著,还写了若干篇很有分量的文章,如《1941年的日美谈判》等等。《太史公自序》说:“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敦书处逆境而发愤有为的精神,是可比上述古人的。

敦书同志专长世界古代史,但对日本史、国际关系史、史学理论等方面也有相当深的造诣。有这样一种人,治学的路子很窄,但并不认为这是缺点,反而以此自豪,并讥讽那些治学方面比较宽广的学者为“杂家”。实际上,第一流的大学者都是博古通今,中西会通的。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、隋唐史方面的专家,但他对明清史也十分熟悉,否则不会在目盲以后还写出了《柳如是别传》这样一部巨著。研究学问,宏观与微观,博与专,综合与分析,是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的。恩格斯在《反杜林论》一书中说:“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

半叶才开始,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。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,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,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,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。但是,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,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,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,因此,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,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;不是把他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,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;不是从活的状态,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。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,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,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。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中文第2版第3卷,第359—360页)近代以来,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,门类越来越多,这一方面是巨大的进步,另一方面也带来了“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”的缺点。进入20世纪,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跨学科研究纷纷兴起,是绝非偶然的。历史学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既往为研究对象的,它既需要专门史、国别史、区域史、断代史的研究,也需要通史的研究。我希望在今天的中青年学者中,既能涌现出一批专家,还要产生少数“通人”。作专家不易,成“通人”更难。

敦书同志具有我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。他是雷海宗先生晚年传衣钵的关门弟子,师生之情甚笃。雷先生病危时,已无力行走,是由敦书同志背负医院的。我也有幸得聆夫子教诲,与敦书有同窗之谊。我比敦书年长数岁,但论学则为后进,大作当前,岂可佛头着粪。然相交有年,难违雅意,遂聊赘数语,以表祝贺,非敢以为序也。

齐世荣

2003年6月25日

序 三

承友人南开大学教授王敦书先生好意,来信惠示他的大著《贻书堂史集》即将出版,并嘱写一篇序。我自知学问有限,一般不敢为别人的书写序,尤其不敢为名人的书写序,惧褻渎也。这一次,我未循旧例;因为和敦书教授是多年好友,所以是借了和他的友谊的光来附骥尾,就不考虑自己是否够资格的问题了。

敦书教授的英文水平在我们同辈里是佼佼者,对中外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涉猎面都很广,又善于言谈,所以我很喜欢听他谈学问,谈轶事,谈名山大川,以补自己之不足。我虽不如他善谈,不过兴趣面也较宽,所以勉强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谈友。当然,还不能不说的是,我们长期有着一个共同的学术领域——世界古代史,我们一同研讨中外古史里的问题,一同编写教材,一同办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,数十年间,意见相同的地方固然甚多,意见不同的地方也并非没有,但总能推诚相待,不愿同而不和,而求和而不同,所以当谈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的时候,我们两人都是感到满意和愉快的。

敦书教授在本书的前言里说明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,对于我们阅读全书各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向导。书里看来没有多少内在关联的各篇,如有论古代史,亦有论近现代史的内容,有述古代史家,亦有述当代史家的篇章,有史实之考证,亦有历史之概述等等,只有通过作者人生道路的了解,才能知道那在作者本人原来是其学术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前人有“诗穷而后工”的说法,是耶?非耶?我不敢必。不过,其

中似乎含有幸与不幸相反相成的辩证法。敦书教授出身仕学之家，幼承庭训，打了一个很好的治学基础，这是幸；而这个家庭出身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后来不幸经历的一个根源。他早得长辈大家赏识，从学名师之门，这是幸；而这一幸运后来竟然转变为不幸的先导，悲夫。他多才多艺，这是幸；而这一点正好方便于作各种应需的工作，精力不能像一些专家那样完全集中在同一领域里，这就又可说是不幸。他青年时期遭遇坎坷，是不幸；垂老成了名人，幸矣；可是因此不能不为各种事情花费许多时间，又可以说是幸中之不幸。孔子说，他五十而知天命。敦书教授和我都到了“不逾矩”的年纪，虽不敢说知天命，但是对于这些都能淡然置之了。总之，这一本《贻书堂史集》就是作者在这样幸与不幸结合过程中的产物。读者如果从这个角度阅读并理解此书，那么就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学术的收获，而且也能了解作者其人。中国人从来强调知人论世，所以知敦书教授其人，也更便于理解其书。

敦书教授嘱我写序时给了我一个优惠条件，在电话里对我说：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我想，写学术本身，书里好些论近代史的篇章我都插不上嘴，就是谈古代史的部分，我介绍也不如读者直接阅读、理解的效果为好。这里谈一些个人对于敦书教授的理解，也许可以从某个角度协助读者了解他的书。

我和敦书教授虽为好友，但以各种原因，对他的大作也非全都读过。现在，我和其他读者一样，期待着它早日和我们见面。

刘家河
2003年7月2日

学近现代史和外交史的
领进了世界史从古代
打开通向世界史大门的
的成书，爱护
史集》鼓励我活
出不忘林老的知遇之恩

王敦书，1934年生，福州人。

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（1987），
博士生导师（1990）。1951年入清
华大学历史系，1955年北京大学历
史系毕业。1957年为南开大学历史
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
研究生，师从雷海宗。后留系任职至
今。研究世界史、古希腊罗马史、日
本史，兼及中西史学与文化。
1983年后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
会秘书长，现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
史研究会理事长。第八、九届全国政
协委员。多次赴希、荷、德、英、
美、西、丹、加、瑞士、澳等国讲学
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。

封面题字：范 曾

责任编辑：柴剑虹

封面设计：刘 璐

《南开史学家论丛》 第二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孔见集》 | 张友伦 著 |
| 《躬耕集》 | 俞辛焯 著 |
| 《顾真斋文丛》 | 冯尔康 著 |
| 《贻书堂史集》 | 王敦书 著 |
| 《洗耳斋文稿》 | 刘泽华 著 |
| 《发微集》 | 陈振江 著 |
| 《抱冲斋艺史丛谈》 | 范 曾 著 |